

1936 届校友钱青：和战友打日本的故事



正值西湖美景三月天。每当杭州天气晴好时,有位老人就会到湖边走走,坐坐。他今年已经 97 岁高龄,因为有年轻时当兵的底子,现在甚至还能骑车。旁人不会想到,这个不起眼的老人,竟是黄埔军校 16 期的炮科高才生,抗日战争著名战役“枣宜会战”中威震敌胆的炮兵参谋。更让知情人唏嘘的是老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与爱国情怀。他的名字叫钱青。

钱青曾用名钱炳坤,1917 年出生,10 岁那年,曾在辛亥革命光复杭城中受伤的父亲钱骏,又在北伐战争布防富阳中被俘牺牲,国家授予革命烈士称号。1936 年,钱青杭高毕业后去上海复旦大学读书。1937 年秋天学子们为了不做亡国奴,纷纷响应号召报名参军。思想左倾的钱老进入黄埔军校第 16 期的炮科。当时校区迁至武汉,校长为蒋中正,区队长是萧厚德。1938 年的 10 月武汉失守,学校搬迁到贵州的都匀。此时学校在都匀成立了 16 期炮兵总队,在校学习二年。现在还能记得的同学有:余殿臣(音,未查到相关资料,),蒋仲苓(曾担任台湾“国防部长”),因黄埔军校十二期的萧厚德为钱老的区队长,由此认识了萧厚德的同学兼好友郝柏春(现任台北市长郝龙斌之父,曾先后担任台湾“国防部长”、“行政院长”)

1940 年分配到 26 集团军 75 军第 6 师,军长为周晷。钱青所在的第 6 战区主要担任保卫重庆的重任,其所在的师曾经为陪都重庆的卫戍部队,归属陈诚节制。长沙三次会战,钱老的 26 集团军都参与了。钱老本人由于担任炮兵参谋,在指挥部配合将领做好炮火的协调工作。据钱老回忆,曾经参加了著名的枣

宜会战(日军称其为“宜昌会战”)——号称中国的“斯大林格勒保卫战”。时年 24 岁的钱老先生担任中尉炮兵连长,指挥重炮炮打日军。(钱老补充:钱老所在的 75 军参加了枣宜战役,炮兵是副连长指挥,开炮是士兵,参战官兵一般是看不到敌人的,所以也算不上直接上前线。战役中钱老也没负伤,后来想想是命大,当时死了很多)

1941 年,宜昌战况再次不利,钱老的 75 军又调到宜昌。从重庆到宜昌坐的是轮船。由于要躲避日机轰炸,只能晚上行船,用了十天时间才到宜昌。这时钱老担任周晷的炮兵参谋。期间周晷说带他去四川的万县,由于是军事行动,钱老不知道干什么去也不能问,就他们几个人一条船从宜昌到重庆,到了重庆的第二天,周晷带他去重庆的黄山官邸,见到了一个人——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。

敌我双方你来我往的争夺着宜昌这一进入重庆的门户,一直打到 1944 年的夏天,75 军又被拉到重庆綦江县,钱老所在的炮兵部队用上了美国援助的型号 A1M1 的重型炮。1944 年的冬天,日本鬼子再攻打宜昌,75 军又被调回守宜昌。部队在宜昌与重庆之间调动用的都是轮船,那时没有车。

1945 年抗战结束了,钱老回到杭州,体育场路的军械仓库(现址为体育场路浙江省民兵武器维修中心)军改科担任股长。临解放时,有很多同学劝他去台湾,当时有李济深(曾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)、周亚伟(音,据钱老说是老革



命,未查到相关资料)极力挽留。钱老响应中共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,放下武器就是朋友”的口号,就此留在杭州。并认真负责地保管好军械仓库的军事物资,将里面从投降的日军手里接收的硫磺弹,一颗不少地安全地到移交给解放军接收部队。

1951 年镇反期间,因“反革命罪”受到迫害,不许申辩就直接抓起来,申诉几句就是“反革命透顶”、“假抗日真反共”,理由现成——父亲是为蒋介石卖命的、两个弟弟又都去了台湾,你为什么还留在大陆,肯定是想担任使命潜伏下来的!被押往苏北劳动改造。这一年,老婆为了划清界限和他离了婚,两个幼子,小儿送人,长子随老婆去了浙北乡下。1954 年劳改队长向钱老宣布:你平反了,本来是判了你 20 年,你要感谢党的宽大政策。1955 年底还是 56 年初,钱老又回到杭州。1957 年还是 1958 年钱老得到民革杭州市委的特殊照顾,在民革机关打杂十多年。在民革市委会的主要领导力争下,钱老近年有了每个月 1800 左右的退休金,日常生活没有问题。

“白发苍苍,独对孤灯,人生如梦,总有醒时”。直到 2011 年,一位作家在网络上公开了他的信息,最多时每天一百多个电话,雪片般的书信纷至沓来,有的甚至来自英国、德国、日本。

如今,年近百岁的钱青成了“话痨”。在他蜗居的 12 平方米的房间中。老人更愿意讲述战争之残酷、救亡之艰辛。“死人不会说话”,他说,活着哪怕一天,就要讲和战友一起打日本的故事。(本文据北京晚报-北晚新视觉网报道及杭州志愿者团队采访稿改写)

蒋伯潜校友小传

蒋祖怡

【编者按】蒋伯潜校友 1911 年毕业于杭高府中学堂时期,其后与各时期杭高数有渊源;其在教育、国学方面建树颇著。今录其子蒋祖怡先生传略文字以敬先辈以饕读者。

先严蒋伯潜,讳起龙,又讳尹耕,以字行。清光绪十八年(公元 1892 年)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县之新关村。1911 年从杭州府学堂毕业后,因家境困难,在本县紫阆小学和本村美新小学任教四年。1915 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,在校期间深受钱玄同、马叙伦等的影响。1919 年毕业,经系主任陈宝泉先生介绍,至浙江嘉兴省立第二中学任教。以后先后在浙江省杭州第一中学、第一师范、女子中学、杭州师范,台州省六中等校任教。在此期间,先严曾有两度脱离教育界。第一次是 1925 年,国民军由广东出师北伐,马叙伦先生策动浙江省省长夏超起义以响应北伐军,先严参与其事,后因事机不密,夏超被杀而失败。第二次是 1927 年,北伐军底定浙江后,马叙伦先生任浙江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,先严出任《三五日报》主编。“四一二”事变后,马叙伦先生与先严均愤然辞去职务。从此,先严就将全部精力投入教育事业与学术研究之中了。

1938 年春,先严应老友蔡巧因、董任坚、周予同等先生之邀,赴沪到大夏大学及迁沪的无锡国专等校中文系任教授,并兼任世界书局特约馆外编审。在此以前,先严曾为世界书局编撰高初中中国文课本 12 册,世界书局总编辑署曰“蒋氏国文”。此书与国内一般中学课本不同,初中六册,以“记叙”、“论说”等四种文体分类;高中六册,前四册以中国文学史为纲,后两册以中国学术史为纲。12 册均用活叶装订,出版后颇受教育界欢迎。又为开明书店编选及注释《开明活叶文选》,注释精详。此次到上海后,又和我合编一套中学国文的辅导自学读物。初中六册,均用小说形式编写:《字与词》、《章与句》、《体裁与风格》(均为上下册)。高中六册不用小说形式:《骈文与散文》、《小说与戏剧》、《论诗》、《词曲》、《诸子与理学》、《经与经学》。其中《体裁与风格》(上、下)、《诸子与理学》、《经与经学》均为先严手撰。这一套课本由世界书局于 1939 至 1940 年间陆续出版,现在尚在台湾流行,有的多至 13 次印刷,《论诗》一书于 1986 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重版。此时先严又为上海中华书局编写了一部《中学国文教学法》,1941 年出版。当时国内有关中学国文教学法的书籍尚属少数,此书实开风气之先。

先严在大夏大学、无锡国专任教期间,讲授“十三经概论”一课,为配合讲课而开始撰写《十三经概论》。这部书稿,1944 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(1983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,1986 年再版全书 50 万字,主要有以下特点:

第一,多卓识,如第六编第三章论及“素王”之称,说:“昔贤多



蒋伯潜先生出版的作品

木心故居纪念馆即将开放

2011 年 12 月,木心先生去世,留下轩窗外,庭树寂寂。如今,晚晴小筑朝南三间空屋,正在布置“木心故居纪念馆”,这个春天,纪念馆会开放。

木心,本名孙璞,1927 年生,原籍浙江乌镇,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毕业,40 年代末曾在杭州高级中学任教。曾任杭州绘画研究社社长,上海市工艺美术中心总设计师,上海市工艺美术协会秘书长,《美化生活》期刊主编,以及交通大学美学理论教授。自 1982 年起他便长居纽约,从事美术及文学创作。著作有散文集《琼美卡随想录》、《散文一集》、《即兴判断》、《素履之往》、《马拉格计画》、《鲁丽之宴》、《同情中断录》,诗集《西班牙三棵树》、《巴珑》、《我纷纷的情欲》、《会吾中》,小说集《温莎墓园》、《The Windsor Cemetery Diary》。

陈丹青解释木心的名字起源于“木铎之心”,是佛语的说法;木心先生却自道“名字其实是累赘,起名木心,是取‘木’字笔画集中,‘心’字笔画发散之意。”

2006 年初,当木心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《哥伦比亚的倒影》倾倒众生时,《钱江晚报》记者曾对当时寓居纽约的木心进行了一次越洋专访,那是国人第一次知道木心。也就在这一年,七十五岁的木心受故乡乌镇诚邀,在晚晴小筑定居,直至去世。

“现在年纪大了,要准备‘收拾’自己了,所以我想回国了。这些年,只要我一回国,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杭州。去年,我曾到过杭州,想去找佑圣观路,可是找来找去都没找到。杭州变化太快了。杭州真的是很美。以后回国了,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杭州。现在浙江乌镇政府给了我一座小房,而我呢,最想的还是在杭州梅花碑附近有一间小房子,把我的画作都收进去。”木心说,自己儿时跟家人住在杭州佑圣观路、梅花碑一带,最喜欢去的地方是西湖边的葛岭,那儿的美景仍常出现在他梦境。

“我是杭州人,现在还能说一口杭州话。我出生在浙江乌镇,但童年、求学以及第一份工作都在杭州。”木心先生早年在杭州国立艺专(现中国美术学院)上学,师从林风眠先生。40 年代末曾在杭州高级中学任教。

在 2013 年初出版的由木心口述,陈丹青整理的《文学回忆录》之《最后一课》中,有这样的语句:

“当时我在省立杭州第一高中(现在的杭州高级中学)执教,待遇相当不错,免费住的房间很大,后门一开就是游泳池。学生爱戴我,其中的精英分子真诚热情。初解放能得到这份位置,很好的,但这就是‘常人的生活’,温暖、安定、丰富,于我的艺术有害,我不要,换作凄清、孤独、单调的生活。我雇人挑了书、电唱机、画画工具,走上莫干山。那时上山没有公车的。”



蒋伯潜先生批改过的学生作文

称孔子为‘素王’。……素,空也,谓空设一王之法,即孟子‘有王者起,必来取法’之意,非孔子自称王,亦非真称鲁为王也。……而郑玄《六艺论》谓‘孔子自号素王’,杜预《春秋左传序》又以孔子为素王,左丘明为素臣,其说泥矣!《论语》记孔子答颜渊问为邦,有‘行夏之时,乘殷之辂,服周之冕,乐则韶舞’之语,损益四代,以立新王之制,又赞‘雍也可使南面’,孔子非妄人,岂真欲及身见其弟子颜渊、仲弓王天下哉;观于此,可以悟《春秋》之当新王,不过‘借事明义’,藉以见其理想的政治主张;‘托之空言,不如见之行事’,故借鲁史所记之事,作《春秋》以见其义而已。”这样具有真知灼见的地方,在《十三经概论》中不胜枚举。

第二,少偏见。例如,汉代经学的“今古文”之争,一直到近代学者,大都是人主出奴,门户之见很深。而先严以持平的态度对待。在《绪论三》中说:“故就焚书之事实言,就对于六经孔子之主张言,古文说不如今文说之可信;就及于学术研究之影响言,古文说不如今文说之良好。虽今文说亦有流弊,如援引纬书之诞妄,则涉迷信;臆度孔子之主张,则近武断;然舍其短而取其长,终觉瑕不掩瑜,治经者其亦知所择欤?”

第三,将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二书作分类叙述。如在第七编《论语概论》中,于《论语解题》之后,即分列《论语论道德》、《论语论修养》、《论语论教学》、《论语论政治》、《论语记孔子》等节。关于《孟子》一书,亦复如此。因为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二书各章的编排并非按内容而定,各章的标题也都是取其第一句中最先几个字而成的,并不能概括一章的中心思想。因此先严《十三经概论》用分类叙述的办法来概括。这非是熟读精思者不能做到的。

1941 年,太平洋战争爆发,日本侵略军悍然进占上海租界,学校、书店都纷纷内迁。这时,先严老友朱自清先生从昆明来信,邀先严到西南联大中文系讲课。尽管当时离开上海和千里跋涉都要冒风险,但先严却说:“我决不在上海当顺民。即使到内地去有万苦千辛,我死也甘愿。”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工作,我们变卖了上海所有的家具,书籍等,于 1942 年 4 月 1 日离沪;但在上海车站遇到极大的挫折。当时,先严有一部稿件《校雠目录学纂要》,是先严应重庆正中书局之约编撰的《国学汇纂丛书》中的一部,也是准备去西南联大中文系讲课的讲稿,所以十分小心地藏在前夫的衣箱内。但在车站被日本兵查出,于是就把我们父子两人拖进车站地下室,严刑逼供。后经上海亲友的营救,才得以释放。于是:一家人就乘火车到了沦陷区的杭州,以后又冒着生命危险:夜间偷越钱塘江北的日军封锁线,回

下转中缝